

往事如昨

小车推出个里店水库

姜守浩

一块沙漏地

于心亮

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爸在村委当干部。有次村里分地，我爸前脚回来，村里的张二婶就到我们家里来，一进门坐下就哭。我爸一问，她怨自己手气差，抓阄抓到了村南的沙漏地。我爸就爽快地把自家抓到的地块跟她做了交换。张二婶这才抬起笑脸走了。

甬说，我妈肯定不高兴了。我爸憨笑着说：“沙漏地……嘿嘿，离家近。”

沙漏地沙多土少，广种薄收，比较贫瘠，我爸就去挖河泥，以此来改良土壤。我妈生气归生气，但还是带着我们去帮忙。冬天的小河沟早就干涸了，我妈挖土，我爸就用小车推。我们兄妹仨也不甘示弱，用篓子拐、用扁担抬，像燕子衔泥般一点一点往田里运送。

挖到一个淤泥较厚的土坑时，奇迹出现了，我们竟然挖到了鱼！有泥鳅、有鲫鱼、有黄鳝……竟然还有一个头盆大小的王八！它们悄悄藏在泥土里，是为了度过枯水的时期，也为了躲过寒冷的冬季。我们都高兴坏了。

那时虽然贫穷，但没人会去吃泥鳅（别的鱼农村人会吃），我们把泥鳅放在水槽子里。黄鳝则被街坊邻居拿去了。那只王八趴在水缸后面，惹得家里的黄狗不知怎么表达心情，转圈儿摇着尾巴一个劲乱叫唤。小伙伴们也跑来了，叫喳喳看我们的意外收获。

第二天再去挖河泥的时候，就不像头一天那么轻松了，腰也酸背也疼，手掌还磨起了大水泡。而且，我们没有再挖到泥鳅之类的河鱼，我挖到两只青蛙，二妹挖到三只蛤蟆，小弟则挖到一块不知什么动物的头骨，惊乍老半天！

只有我爸和我妈，他们认真真挖河泥，认真真推河泥，一镐又一镐、一车又一车、一趟又一趟，像两头勤恳的老牛。我们喊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不累吗？”他们看着我们笑，说：“不累不累。”我们喊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上火了吧？”他们还是笑：“我们开心着呢！”

我爸是个乐呵人，他干着活儿爱哼歌：“妹妹找哥泪花流，不见哥哥心忧愁……”哼唱一遍两遍还行，哼唱多了，就惹得我妈开始不高兴，嘴里酸溜溜地质问我爸：“到底是你哪个妹妹找哥哥，需不需要老娘我来给你们腾地方啊？”

事后我爸倘若再哼这首歌儿，我妈也就跟着唱：“借灯光我赶忙飞针走线，纳一双新鞋儿好给他穿……”我妈哼的是《李二嫂改嫁》，如此哼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爸便不哼“妹妹找哥泪花流”了，而是换成了《打虎上山》：“气冲霄汉——啊！”我妈这才气儿顺溜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全家人，利用大半个冬天，挖出淤积的河泥，在换来的沙漏地上均匀地铺了一层又一层，在别人猫冬的日子里，我们则流着汗水忙碌在空旷的田野上。至于来年的春耕春种，以至于秋天里能否获得丰收，我们没去多想，只是感觉那些日子里，很温暖。

倒过年来，我爸开着拖拉机把沙漏地深耕了几遍，然后种上了春花生，我们都很关心花生的长势，尤其我爸和我妈，他们除了收听广播，还凭着经验每天观朝霞、看晚霞，预测着天气的变化状况。我们也爱跟着爸妈有事没事去地头转，听我爸讲故事。

我爸说打鬼子的时候，粮食收回来，村里害怕鬼子来抢，就藏在村北的山里。我爷爷负责看守粮食，饿得眼睛发花，却不肯吃一粒粮食。后来鬼子走了，爷爷下山，头昏眼花没看清路，一失足跌进深深的山沟里……爷爷临终只留下一句话：“真想吃一粒粮食啊。”

在我们的期望里，种在地里的花生长势很好，我们望着眼前层叠的叶片和弥漫眼帘的绿，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拔不下眼睛来，以至于看得酸疼，以至于流下了泪水。爸爸有一回坐在地头上孩子一般哭了，边哭边叨念：“在过去，有这么多粮食就好了！”

我爸很勤俭，吃饭掉个饭粒，都会用手指肚粘起来放进嘴里，我爸说：“1个饭粒等于10粒粮食，10粒粮食等于100颗汗珠子，做人一定不能浪费粮食，不能忘本。”听着我爸讲的故事，我们跟随着他的身影行走在天地间，轻轻用手抚摸庄稼，一直抚摸不够。

随着庄稼叶儿黄，秋收的讯号也一天比一天响亮。用不着多考虑什么，不由自主地就收拾好了农具、收拾好了袋子、收拾好了晒场……哦，是丰收的喜悦啊！

这天，我爸前脚从地里回来，村里的张二婶又到我们家来，一进门坐下就哭。我爸问了半天，她才说，想把这块沙漏地再换回去……

在海阳市里店水库管理所的会议室，挂着一块块荣誉奖牌：2015年，荣获山东省水利厅“山东省二级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单位”奖；2016年，荣获“山东省一级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单位”奖；2019年5月，原国家环保部检查里店水库水源地的控污情况，8位专家当场给予一级水源地鉴定结论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党中央大兴水利建设的决策深入人心，海阳县委、县政府抓住机遇，结合海阳的农业、河流、降雨、水资源情况和群众的意愿，大建水库、大建塘坝、大建拦河闸的高潮迅速在全县兴起。从1958年开始，里店水库、盘石水库、南台水库等大型水库先后开建，一个个平塘一道道拦河闸也陆续开建。

1958年初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的决定，县农林水利局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，开始设计里店水库建设工程。他们集中精力、日夜加班、现场调研论证和勘察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烟台和海阳两地水利部门完成了里店水库工程的设计工作。

里店水库建在里店公社纪疃村北部，主坝在小龙山上。这条河的东北支流发源于黄草顶，经过大磊石、鲁家、潘家、窰疃等村入里店水库；西北支流发源于村社乡村东东，经过西花崖、炉上、二十店等村流入里店水库。水库下游，纪疃、朱坞、路疃等村至马河港入黄海，河长34公里，流域面积252平方公里。

里店水库工程开工后，主

坝、副坝工地绵延1.5公里，工地宽500多米，整个工地上人山人海，热火朝天，到处都是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、战天斗地的火爆热闹场面，足见党的坚强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特优势。

第一次建如此大的水库，工程量大，技术标准要求高，必须切实保障主坝和副坝的工程质量。大坝设计洪水标准为50年一遇，核校洪水标准为1000年一遇。

《海阳县志》和里店水库管理所的《海阳二十里店水库》中均记载：里店水库坝型是“粘土心墙砂壳坝”。1958年，水泥紧缺，里店水库除主坝溢洪道修建用了一些水泥外，主坝坝基坝体核心部位、副坝坝基坝体核心部位，全是用粘土夯成的。这种粘土老百姓称为“黄岩泥”，意思是呈黄色，很细很粘很纯净，燕子衔泥垒巢就是这种泥土，是筑坝建坝的最好材料。这是中国的传统兴水建坝经验，是海阳水利人智慧和老百姓智慧的体现。

粘土用水库周围的土，也用纪疃、窰疃、前店、后店山上的粘土，一车一车拉，一车一车推，哪里粘土好，就用哪里的粘土，各村均大力支持。

夯砸时，整个工地夯砸号子声、顺口溜、吆喝声震天响，人们的劳动激情、快乐激情难以用语言形容。许多亲历当年水库工程者谈起当年夯砸时的情景，仍激动不已，绘声绘色，赞不绝口。

参加水库工程建设的人均由各公社、各村（大队）安排，村民（社员）轮流上工地，不记工分，更没有工资，只是吃饭免费，但村干部和村民均无怨言。36个伙房做的饭主要是玉米饼子、地瓜干、地瓜、馒头很少。地瓜干炒好后，工地各班组用木板钉的简易饭盒到伙房领，到了工地用专用小铁锹分给大家，一人一铁锹。大部分地瓜干是好的，那个年代雨多，有些地瓜干还长了毛，可长了毛的大家也吃得喷香。据统计，里店水库修建了1年零7个月，共投入劳动力90多万人次，主坝和副坝当年用的土石达120多万立方米。那时农村没有马车，更没有拖拉机，老百姓说，里店水库是社员用小推车推出来的。

里店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04平方公里，2009年时总库容2343万立方米，是集防洪、农业灌溉、城市供水为主综合多用调节型水库。水库枢纽主要由大坝、副坝、溢洪道、放水洞等组成。

2009年，里店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，总库容2665万立方米。2017年里店水库增容，采用新建溢洪闸抬高利水位，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31.10米，1000年一遇核校水位为32.43米，相应库容为2665万立方米。

里店水库60多年来巍然屹立在纪疃河上，记载了那段光辉的岁月，记载了那段光荣的历史。

就好这口羊肉

张凤英

天冷了喝羊肉汤或涮羊肉，是烟台人的执念。雾气缥缈中，全家人围坐在火锅边上，其乐融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烟台二轻工业学校在南迎祥路的南头。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，带火了四眼桥附近老街的几家专做羊肉吃食的店。羊肉汤和涮羊肉之外还有白切羊肉、羊肝、羊肚，每个店都生意兴隆，人头攒动。我每去那里买菜或闲逛，都要买两盒白切羊肉和羊杂带回家。白切羊肉蘸自行调配的甜面酱，味道香得细腻。羊肉汤也很不错，趁热喝，泡上撕碎的小饼，鲜美无比。街道转角有一对夫妻，投料、火候、老汤，全是独家，不肯外露，开的是个羊肉面馆。

三十多年前我与老伴儿都年轻，那时候虽然工资不高，可

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赶个大早，去四眼桥那条街解嘴馋，九点钟一到就去那家夫妻面馆吃面。我和老伴儿两个都有在内蒙古生活的经历，偏爱羊肉汤面，清汤，味浓，面条筋道，青蒜叶一撒，吃得满头大汗。有时候换换口味，来一碗葱油拌面，那么再配一碗羊杂汤——羊肚、羊肝、羊肠、羊血，切得溜薄，羊汤高冲，一烫抵三鲜。

一次，被同事拖去一家特色饭店吃涮羊肉，紫铜锅端上来，锅里有一只羊头，面部以瞑目沉思状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不一会儿，汤沸潜出，诸位姐妹拿起筷子，向羊头划拉几下，羊耳、羊眼、羊唇等活肉纷纷落下沉入汤中，看来已炖得相当酥烂。还在踌躇的我，经不起姐妹们的劝，撇了一块面颊肉入口，味道不错啊。再环

顾四周，每桌均有一只羊头，食客们个个眉飞色舞。我由此放开了，几杯小酒下肚，少顷只感觉吃得酣畅淋漓，不一会儿就只剩白花花的羊头骷髅独立锅中，活像考古现场。那一刻，我感觉体验了一把原始部落的美餐。

当然，三十多年前烟台街还有不少卖羊肉的小饭店。店外，白汤煮熟后的一块块羊肉平铺在松木板上晾凉，师傅再用快刀切成纸片样薄。切羊肉是需要一点技术的，师傅临街操作时带有很强的表演性。羊肉切得整齐，卖相很好，每次看见，我都会忍不住买一盒。羊肉汤用来烧粥，味道极鲜美。白切羊肉素面朝天，以原味取胜，蘸上店家自制的面酱，鲜香难挡。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羊肉海蛎子汤了，那鲜美无比的味道，至今令我念念不忘。